

書叢少年明開

詞和句

孫起孟著



句和詞

著 孟 起 孫



明開
書叢年少

明開書店

自序

這本小書原來預備題名叫「與幼小者」的。

「與幼小者」這題名，想來都可知，是借用自有島武郎底作品中，爲的是我覺得他底心情也正是我底心情。

這本小書雖無足取，但是我是以老鳥吐哺般的虔肅的心情寫出的。在這裏，我不想真正作什麼序，想借這機會記下一些生活的踪痕。

我也會度過些時學校生活，但我底學校生活完全是失敗的。雖然正軌地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截至我未遇一夥「幼小者」之前爲止，我實在是一個毫無教養的人。瑣碎而虛偽的知識堵住了我底智慧之門，尤堪悲哀的就是久沈在一個不生不死的環境裏，生活力在無形中銷磨掉，人竟變得有些麻木了。身體之不健康與現實認識之缺乏驅使

我走上了絕望之路；佛教思想乘機竄入我底心中，構成了我當時的人生觀「滅絕」，曾經有一個時期對我有着很大的魅惑的力量。

但是我終於由這可怕的灰色的深淵中被拔救出來了，那是在民國十八年我到一個學校裏教課以後的事。

感謝「機會之神」，給了我這樣的自救的特惠。我底工作支配着我必須與一夥年輕人相處。我自己誠然不老，「青年之花」卻似乎從沒有在我心上開過。看到四週噴紅的臉頰，藕粗似的結實的臂膀……埋在心底的花苗好像在苗長起來，我漸漸愉快地意識到自己還年青，同周遭的年輕人一樣，還有着黃金般的將來。

「我一定可以振作起來的！」我自信着。

這樣的自信果然發生了力量，跟着身心就潛移默化起來。我在七八歲時曾有過肺病的嫌疑，中學、大學時期瘦弱得像個老人。教書半年後，身體漸見壯健，運動居然變了我每天工餘的例課，而且從不覺累。吾對於我底工作感到了興趣。

在學校裏的時候，名爲讀書，其實從沒有好好讀過一本。惰性成了自然，除掉咬着嘴脣浮沉在無聊的妄想的時候外，簡直從未系統地思維過什麼問題。任事以後，因爲面前有許多天真無污的孩子懷着一顆顆的火熱的心在期待接受知識，不得不看起書來，向來沒有觸及的問題，也不得不慢慢地想起來。我待孩子們的態度是懇摯，質樸的，也以同樣態度來讀書來思維，這樣，居然漸漸瞭解了一些問題，添得了一些常識。

「我是在開始教書的時候才開始讀書的，」這話，我曾不止一次地說給孩子們聽的，實在是句真話。

時代真是個大導師；只有他才能說是克盡厥職地擔任了啓迪智慧的使命。他啓示我許多時代的惶惑；他撼動我許多腐爛的幻想……等到我能運用爲孩子們講課，給孩子們討論的常識來諦觀現實時，舊的、錯誤的人生觀就同夏天鬱悶過度後的雨雹一樣，地直掉下來。

如果有人把我和幼小者之間，比作家人父子，我一定要指出這話底錯誤來。我們間

的情誼是遠駕乎家人之上的。誰無父母？誰無子女？父子間僅僅是氣血相通，精神卻不一定相係屬的。我與幼小者之間，固然也有着近似親子之恩，可是我們底感情的內部，還多

有着「理智」一底層。爲我驅除人間的寂寞的是幼小者；使我瞭解人性的偉大的是他們；造成我對於將來人類命運的篤信的是他們；叫我懶惰了曉得惶愧，振奮的也是他們……從他們那裏，我取得了逾量的滋養物，我靠着他們長育起來，到現在，我身上的血和肉，熱和力，那一部份是幼小者底，那一部份是我自己底，簡直是無法判分了。

他們待我的好意，是無論怎樣都忘記不了的。有些誠然是瑣小事，現在一回想到，還是禁不住要流下感激的眼淚來。

有一回講書，大概是太興奮了些，到一半的時候，聲音忽然嘶啞起來。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孩子忽然從一個櫃子裏搬出一杯碧綠的茶來（我是喜歡喫雨前茶的），用着最柔和的聲音說：「先生，我們早預備了一杯原泡茶，請喝了再講吧！」似乎是茶還未沾唇，高響的聲音忽然奪腔而出，所講的自己也覺得比平常精警得多。這一頓茶的滋味

味，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

還有一回手錶的皮帶脫了線，無法懸帶，擱在工作的桌上。才一轉背回來，手錶和帶子已經不見了，心裏有些奇怪。等到上罷一課再回到辦公室時，失去的東西仍舊好好地安放在桌上，所異的就是皮帶已經用同色的線連好了，下面還壓着一張字條，說：

「先生！皮帶連好了，此後帶起來要從左面扭轉，這樣比較要耐久些。」

一切東西都在我眼前發亮，我看到了生命的光彩。

對於幼小者，我給了什麼呢？除掉「愚笨的真誠」外，我數說不出一些東西來。吾曾

經向他們暴戾地發過氣；我曾經在他們面前縱恣地說過不該說的話；我曾經冷淡過他們；我曾經誤解過他們……我底一切的過誤都銷融在他們底寬恕之中。我做着不高興的嘴臉時，他們就同原野上的暴風雨中的小羊一般，戰戰兢兢着，只等我明白了自己底過誤而羞愧地改正時，歡愉的光彩就落在他們底面頰上——「怨尤」同他們小小的的心永遠是絕緣的啊！

特別使我負着刻骨銘心的歉疚的便是許多孩子因為我底脫離一個所在而失學，挨餓……吾是流浪到一個山國裏去了，剩着他們孤苦伶仃地掙扎着。每接到他們底信時，總要掩面痛哭，重重地擊打自己。憑什麼洗贖我底罪愆？空虛的關念脆弱的同情。

想了又想，終於打斷了一切妄念，寫這一束信。

慚愧得非常的，就是分別了些日子，可是所能講的還只些符號的擺弄。希望要是有第二束信給幼小者時，不再表現在文字上，而要表現在更嚴肅的地方。

幼小者關念我到這樣，我還有什麼說呢！靠着他們底扶掖，憑着他們底鞭策，我大概是不能不圖邁進的吧？在這裏，我想起有島武郎底話來了：

「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卻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為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喫盡了斃掉的獐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二十四年三月七日

目 次

一	怎樣認字	一
二	詞及詞類	二
三	詞類及其功能	三
四	幾個文法名詞	四
五	句和詞組	五
六	複句與子句	六
七	句之解析	七
八	常見的錯誤(一)	八
九	常見的錯誤(二)	九

十	常見的錯誤(三).....	二六
十一	常見的錯誤(四).....	二七
十二	類義詞	二八
十三	標點符號	二九
十四	標點符號用錯了.....	三〇
	二六	

— 怎 樣 認 字

孩子們：

我還不是走開幾天就要回來的，值得你們這樣嘮嘮叨叨地埋怨媽媽寡情？

在這裏，我最開心的就是你們底學業。風兒底字還是要寫出格麼？況兒還是一天到晚浸沈在那些無聊的連環圖畫裏麼？……

粹甥來信說，因為作文往往有意思下不了筆，想讀字典，問我這辦法好不好。據他說，曾和你們談過這辦法，你們很贊同，並且預備每天抽出些時間來試驗一下。果然有這樣的事麼？你們這班傻孩子，放着媽媽在旁不問，盲人騎瞎馬似地胡來，不是自討苦喫是什麼？

「讀字典」的頑意兒，記得在早先時候也幹過，所不同的祇是我讀的是英文。民國

八年，我在北平念書，各科成績都還好，就祇英文一科常常考在八十分以下。苦悶了好久，向人請教又覺得害羞，結果便想出「讀字典」這一層辦法來。每天大早起來念十個生字，晚上就睡時自己考驗，這樣讀了半年，生字確然讀了不少，可是寫作能力還是如舊，字典上的字永遠生根在字典上，從不會搬到我筆下來。「『讀字典』會沒有用」這苦悶，這疑團，一直到教你們後才消除。

我底——現在是你們底——錯誤有兩點：一是把字義、字性等看作一成不變的；二是把字義、字性等當作可以「孤立」地體認的。

我料到你們看到這裏只能對紙發怔，性急的恐怕早已焦躁得搔耳朵，摸腮子了吧？不要忙，媽媽會分別一層一層講給你們聽的。

我且寫幾句句子給你們看一下。

甲組：

(一)「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二)不殺得你片甲不回，你不會曉得我槍法的「利」「害」。

(三)這場雨真是大得「利」「害」。

(四)越是「利」「害」的人，我越是不肯放過。

乙組：

(一)「多」乎哉，「多」乎哉？不「多」也！

(二)你看他「多」漂亮。

(三)他究竟該你「多」少錢？

(四)老爺太太「多」少打發些！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好多，且就這兩組給你們講一講。

甲組四句之中都有一個「利」字和一個「害」字，可是牠們底涵義、功能都各各不同。第一句的「利」是作「好處」講的，「害」是作「壞處」講的。若是呆笨地把同樣的解釋代入(一)(三)(四)句中，那就要鬧出絕大的笑話！「好處」和「壞處」擾在

一起，豈不是不通了麼？這是第一點差別，顯而易見的。次之，（一）（三）（四）句中「利害」，又各各不同。你們看到（二）句之「利害」，也許要聯想到「槍法」的「兇猛」，「槍法」的「咄咄逼人」……這樣的聯想遇到（三）（四）句中之「利害」時，自會截斷，因為（三）句中之「利害」意思約當於「非常」，（四）句中之「利害」則又可解作「心術不正」，「詭惡」或其他單字的「利」和「害」與「利害」之「利」或「害」固然不同，同一「利害」底意義還是變動的。以上還是就字義一項說，再從功能上觀察，前後也是不一致的。（二）句之「利害」作了「名詞」（風、颶等不懂潛華先提一下，媽媽後來會說明的）。「利害」在（三）句中作了「副詞」，在（四）句中卻又變成了「形容詞」。同一個「利」字，「害」字，你們看變了多少！

小沅沒有打呵欠麼認真地看，還有緊要的在下文。

乙組四句都有一個「多」字，可又是各各不同。（一）句中之「多」，告知我們的是「數量」；（二）句中之「多」，告知我們的是「程度」。（三）（四）句中不也有「多」字

麼和上二句中的卻又不同，是連「少」字一起用的，另有一種意思。再進一步看吧！（三）（四）兩句中的「多少」又何嘗一樣？（三）句的「多少」帶有疑問的口氣；（四）句的「多少」卻肯定是小量論副性呢。（一）句的「多」和（三）句的「多少」是「形容詞」；（二）句的「多」和（四）句的「多少」卻是「副詞」。你們看，同一個「多」字，又變了多少！

孩子們，你們看明白了沒有呢？上舉的例句告訴了你們些什麼呢？怕還是有些迷迷惘惘吧？不要急，媽媽會告訴你們的。

從上面的例句中，我們不是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兩點麼？第一，一個字活用起來，是要變的，在意義、功能或其他方面。「利」字、「害」字、「多」字都變了四變，其實能變的尚不止此。孩子們翻字典，祇看到「×·×也」這樣的變化，那裏是字典上的呆板的公式所能一語了之呢？第二，單字底義、用等要從單字與其他的連繫上去體認。怎樣的連繫便決定怎樣的字義和字用。「利害」在第二句的連繫中是一層意思，在第三、第四句的連

繫中又變成另外的意思了。「多少」在一句中是一種用法，在另一句又換了另一種用法了。

孩子們怕又要問：曉得這些做什麼？媽媽是在教給你們一種「認字法」。你們要曉得，一切活字都是有變化的。你們只有從變化中去認得眞真的字。同時，你們又得知道，活字底意義、情調、功能等孕育於字與其他之連繫，所以你們要把捉整個的連繫而不要把字從連繫中割裂出來去認識。只有從連繫中才能認得眞真的字。譬如一個「多」字，你們不要死記着字典上的「×・×也」，而要確切地把握着「多少」、「多麼」、「多元」……底意義與用法。這樣的認字法有些特別吧？叫什麼呢？就叫做「整體認字法」吧！孩子們要照媽媽底話去做才好啊！

懂得上述的道理後，孩子們從此就不必讀字典，要照着媽媽所教的方法做去。每個孩子都預備一本筆記簿（錢問大姊要好了），把下列的表式鈔在每頁上：

活

管	詞
束	錄例
體中的各分子。 這勢力……卻依然管束着團	注釋
	習作
東我們。 媽媽不大管	出處
頁第一冊 國文百八課	備註

入表內式如下：

例如，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國文百八課第一冊十一頁上看見了幾個詞就把牠們填

彙

字

活
